

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

晚霞消失的时候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选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会推争中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协重有按19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家隆来品到19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出版社以作79到19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国出版期文学1979到19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中出时文从1979到19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由艺新的从1979到1984集后代表人谈得1争为
书文萃响裁,选在每看附或后,每同活
丛文萃响裁,选在每看附或后,每同活
书文萃响裁,选在每看附或后,每同活
作品时代较大同中2部持有释比1985编。朝气力。
作品时代较大同中2部持有释比1985编。朝气力。
作品时代较大同中2部持有释比1985编。朝气力。
鸣选丛书,较大同中2部持有释比1985编。朝气力。
争选丛书,较大同中2部持有释比1985编。朝气力。
期编选丛书,较大同中2部持有释比1985编。朝气力。
新研出的价值大小,上评己可己部使发展的



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

晚霞消失的时候

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选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晚霞消失的时候
Wan Xia Xiao shi de shi hou

中国作家协会
创研室 编

责任编辑：张秀枫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17印张 2插页 405,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86年9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3次印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38951—45592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定价：7.40元

出版说明

新时期以来的文坛十年，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一些作品，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着争论。这是一种正常、自然的现象。不同意见的争鸣，是创作发展的一股推动力。为了进一步活跃创作和评论，也为了给文学研究和教学提供较为完整的有关资料，我们组织选编了这一套争鸣作品集。遵照有一定的争鸣价值，在社会各界反映较大的原则，按中、短篇的不同体裁，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的大批作品中，精选出中篇集五部，短篇集两部。在每篇原作的后面附上二至四篇持不同看法中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有的还附上作家本人对自己作品的阐释文章或创作经验谈，以便读者在纵观比较之后，能更好地得出自己的认识。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有益的工作，准备以后每年都选编一至二部这样的集子，企盼得到广大同仁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教正。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6年1月

目 录

波 动·····赵振开 (1)

评《波动》及其他·····易 言 (132)

星光，从黑暗和血泊中升起·····老 广 (142)

——读《波动》随想录

晚霞消失的时候·····礼 平 (150)

南珊的哲学·····若 水 (301)

谈谈南珊·····礼 平 (321)

再谈南珊的哲学·····若 水 (333)

立体交叉桥·····刘心武 (348)

作品的境界与作家的责任·····郭志刚 (451)

——谈《立体交叉桥》等中篇小说

立体的和交叉的·····蒋孔阳 (463)

——读刘心武《立体交叉桥》有感

杂 色·····王 蒙 (478)

谈王蒙的《杂色》·····高行健 (529)

也谈《杂色》·····曾镇南 (534)

波 动

赵 振 开

—

〔杨讯〕

车站到了，缓冲器吱吱嘎嘎地响着。窗外闪过路灯、树影和一排跳动的栅栏。列车员打开车门，拉起翻板，含糊不清地嚷了句什么。一股清爽的空气迎面扑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走下车厢。

站台上空荡荡的。远处，机车喷着汽，一盏白惨惨的聚光灯在升腾的雾气中摇曳。从列车狭长的阴影里传来小锤叮当的敲击声。

夜，沿着微风的方向静静流动。

检票的老头依在栅栏门上打瞌睡。一颗脱落的铜扭扣吊在胸前，微微摇晃。他伸了个懒腰，从口袋里摸出怀表“又晚了，呸，这帮懒骨头。”他把票翻来翻去，然后长长地打了个哈欠，把票递过来。“我去过北京，天桥、大栅栏、花市，没啥。”

我递给他一支烟。“您什么时候去的？”

“民国二十三年。”他划着火柴，用手挡住风。火光在他的指缝间和额头上跳了跳，他贪婪地吸了一口“那年正赶上我娶媳妇，去扯点花布啥的。”

车站小广场飘着一股甜腻腻的霉烂味。候车室门口的路灯下停着辆大车。辕马不时地打着响鼻，在地上嗅来嗅去。车把式斜躺在大车上，一只脚垂下来。我放下提包，点起一支烟，把火柴棍扔进旁边黑洞洞的小水洼里。

一路上，没有月亮，没有灯光，只在路沟边草丛那窄窄的叶片上，反射着一点点不知打哪儿来的微光。忽然，亮着灯的土房从簌簌作响的向日葵后面闪出来，它蹲在一块菜地中间，孤零零的。挂在门前的一串红辣椒，在灯光下十分显眼。

我把提包换了换手，走过去。

“老乡，”我在门上敲了敲。“给口水喝吧。”

没有动静。

我用力敲着。“老乡——”

窸窣声。我感到有人就站在门后面，屏住气息。终于，门拉开了。少女脸部的轮廓被一条灯光的细线勾出来，周围是半透明的发丝……真见鬼！

“对不起，我刚下火车，离厂还远，渴得够呛……”我笨拙地解释着。阴影部分渐渐褪色，我看见一双警惕的、睁得大大的眼睛。

她做了个手势。“进来吧。”

屋里的陈设很简单，糊墙纸有几处剥落了下来。桌上摆着一张镶在玻璃夹中的小女孩的照片，旁边抛着钢笔和蓝皮笔记本。

“坐。”她指指门旁的板凳，一只手背在身后退了几步，在对面的床上坐下来。灯光滑到她的脸上，我愣住了：好漂亮的姑娘。

“自己倒，暖壶和杯子就在你旁边的箱子上。”她随手翻开蓝皮本，另一只手依然背在身后。

水很烫，我吹了吹杯里的热气，问：“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她抬起眼睛，盯着我，过了好一阵，才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刚抽上来？”

“什么？”

我又重复了一遍。

“一年了。”

“原来在哪插队？”

她惊奇地扬了扬眉毛。“还有什么要问的？”

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比如，你手里拿着什么？”

“你大概是读《十万个为什么》长大的。”她从背后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放在桌上。

“正相反，我小时候很不用功。”

她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所以你现在开始用功了。”

“对。”

“快喝你的水吧。”她皱起眉头，不耐烦地挥挥手，匕首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亮闪闪的弧线。

寂静。

她用刀柄在桌上轻轻敲着，节奏忽快忽慢。她侧着头，仿佛这声音中包含着某种特殊的意义。显然，她正沿着一条习惯的思路……哐的一声，她把匕首抛在桌上，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一棵小杨树把闪光的三角叶簇伸向窗口，在她的肩头欢跃，似乎在迎接这位等待已久的女主人。

我望着她的背影，手中的杯子颤了颤，也许该说点什么，打破这尴尬的处境，打破性别、经历和黑暗的障碍，说不定在命运面前，我们有着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往往又是那么脆

弱，那么容易错过。

桌上的那位小女孩调皮地笑着，悄悄地和我打招呼。

“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我不禁问。

她似乎没听见，依旧抱着双臂向窗外眺望。她能看见什么呢？夜空、田野、树木……或许只有黑暗吧，漫无边际的黑暗。我又问了一声。这时我才意识到，问得多么不合时宜。

她那削瘦的肩胛微微起伏着。突然，她转过身来，冷冷地，甚至有点敌意地瞪着我。“你怎么一点儿不知趣……入境随俗，懂吗？水喝完了，走吧，我需要安静！”

我站起来。“打扰你了，谢谢。”

她点点头，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了泪水的闪光。

[肖凌]

妈妈在弹“月光奏鸣曲。”

屋里关着灯。我象只小猫静悄悄地坐在钢琴旁，小辫披开，散发着肥皂的香味。

月光投在地板上，叮咚起舞，象个穿着白色纱裙的女人，周围的一切都应和着她，发出嗡嗡的回响。

“妈妈呀妈妈——”我突然失声喊起来。

月光凝固了。

“怎么啦，玲玲？”妈妈把手放在我额前，“不舒服？”

“妈妈，我害怕。”

“害怕什么？”

“我也不知道。”

是的，我也不知道，是由于黑暗，由于月光，还是那些神秘的音响。

我放下笔。往事就是从这儿开始吗？记忆有时真奇怪，选

择的往往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也许正是这些小事，隐藏着命运不可逆转的征兆。很久不写东西了，笔下很生疏。再说，这算是什么呢？自传？小说的提纲？不，都不是，仅仅是往事的追忆而已。

远处，汽笛尖叫了一声。有时候，我就象一个疲劳的旅客，被抛在中途的小站上，既不想到起点，也不想到终点，只想安静而长久地休息一下。

“幻想嘛，是要不得的傻念头，它只会使人发呆、抽疯，做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物理老师穿着件揉皱的黑制服在讲台上走来走去，用手摸着发青的下巴。“同学们，科学是什么？科学就是理性，其它学问也不例外……”

我举起手。

“唔，有什么问题？”

“老师，诗歌呢？”

“嗯，坐下，我的话适合各个领域，当然喽，我也很喜欢诗，不瞒你们说，有时还动笔，寄给一些杂志社，编辑同志对我推理的严谨给予了充分肯定。比如，有这么两句：

“地球有了引力，
我们有了力量，
我们可以放心走路，
我们不怕碰上房梁。”

哄堂大笑。

“怎么样，同学们，还不坏吧？”老师谦虚地拉了拉衣角。

“还有什么问题？”

“喂，爬得不慢哪。”

我扭过头去，一个外班的男生拄着棍子爬上来。他象藏族人那样裸着只胳膊，袖子扎在腰间。想起来了，去年暑假我给他补过课。

“恐怕绕道了。”我说。

“没错，这是条近路，来，我在前面开路。”他窜到前面，用棍子打着荆丛。“快点，离山顶不远了。”

乌云聚拢，低低地压下来，风，扑进我的裙子里。忽然，一声雷鸣，仿佛就在耳边炸开，我的腿被裙子裹住，有点迈不开步了。

“怎么啦？”那个男生扭过头喊。

“你先走吧。”

他象山羊似地蹦到我面前，把棍子递过来。“拿着，管点儿用，别害怕。瞧吧，这才是真正的暴风雨呢。小时候，我常到这山上摘酸枣，就我一个人。赶上下雨，嘿，那才来劲呢。我把衣服一脱，”他用手在胸脯上拍了拍，“就这样，我站在山顶上，云彩就在我脚底下，翻呀滚呀，轰隆轰隆响，我大声喊呵叫呵，到处都是我的声音，你猜我喊什么？”

“喊什么？”

他爬到一块陡峭的石头上，朝山谷大声喊起来：“呜啊——呜——啊……”

回声在山谷飘荡，经久不息。

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带来风尘，寒冷和陌生的气息。

我这是怎么啦？浑身都感到不自在，思路也乱了，都是这个该死的家伙，他和你有什么关系？只因为水和光，他才来到这里。然后呢？请吧，即使所有的路都又远又长……

我和黑夜面对着面。

空虚、飘渺、漫无目的，这是我加给夜的感觉？还是夜加

给我的感觉？真分不清楚，哪儿是我，哪儿是夜，似乎这些都浑然一体了。常常是这样，有生命的东西和无生命的东西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和谐、平静，没有冲突，没有欲望，什么都没有。

小杨树呵，你不停地说些什么？

“你在看什么？凌凌，看海鸟吗？”

“看太阳，妈妈。”

“别胡闹，会把眼睛搞坏的。”

“没事儿。”

“听话，凌凌。”妈妈发黑的皮肤上，水珠象一粒粒钻石。“不去游会儿？”

“你先去吧，妈妈，我晒晒太阳。”

我趴在发烫的沙滩上，不眨眼地望着太阳。太阳的轰鸣震耳欲聋，盖过波浪的脚步声和人群的喧嚣。我闭上眼睛又睁开，色彩迅速地变幻着。

天空变得那样暗淡，那样狭小，象一块被海鸟衔到高处肮脏的破布。毕竟，太阳是富有的。

涨潮了……

二

[林东平]

“抽烟——”我说。

他伸手在铁筒里取出支香烟，慢悠悠地划着火柴。我们俩都习惯了这种冷场。窗外，一片枯叶飘落，碰到玻璃窗上，发出轻脆的声响。

“家里都好吗？”

“爸爸很忙……”

“噢，报上见到了。外国佬们争着挤进来，有什么办法……妈妈呢？”

“打算今年退休。”

“退休？”我沉吟了一下，手指在茶几的玻璃上敲了敲。

门砰地推开了，媛媛冲进来，不知是头巾扎得太紧，还是风吹的缘故，她满脸绯红。“噢，是小讯哥哥，什么时候回来的？瞧瞧，真是怪事，每回你一来，我们家就静得跟坟地差不离……”

我责备地瞪了她一眼。

她连忙捂住嘴，笑了笑。“不吉利，对吧？应该这么说：‘静得象没有风浪的水面。忽然，公鸡喔喔的啼叫，打破了……’”媛媛扯下头巾往高处一抛，头巾象降落伞似地落在衣架的顶端。“这是课文里的话。”

“去给我们倒杯茶吧，”我说。

“行。‘饲养员老张头赶着牲口出了院子……’”媛媛推门出去。

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把电线绕在手上。“是我，唔，几点钟？我就来。”

媛媛端着杯子进来，“爸，又开会？哎，这共产党的会没完没了……”

“媛媛！”我厉声喝道。

“人家都这么说……”

“人家是谁？你又是谁？”

她吐吐舌头，朝小讯递了个眼色。

“留小讯在这儿吃饭，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把挡风玻璃摇下来，顿时，凉簌簌的风灌满车厢，窗帘翻飞，抽打着我的脸。这样好一些，有了疼和冷的感觉。侧视镜里，一切由大到小，迅速地溶化掉。退休，这两个字那么生疏，尤其对于她，甚至有些可怕。她的形象，依然停留在我们初逢的记忆中，依然那么年轻，那么泼辣。时间是不真实的。快三十年了。那次区委扩大会议上我们争执了些什么？是国共合作的前景，还是电厂工人的罢工问题？她握着杯子，不停地在手里转着，却不沾杯里的水。直到争论激化的时候，水洒了出来，她才匆匆喝一口。也许是由于激动，或者光线太暗，我当时并没有看清她的样子。散会后，我们在楼梯转弯处碰上了。她落落大方地伸出手，略带嘲笑地望着我……哎，我为什么又要折磨自己呢？谁说过，痛苦是生命的标志。记起来了，那是医大的第一节课上，一位留美的老教授说完后，用英文写在黑板上，粉笔末轻轻飘落。那是一个秋天的早上，阳光从乌蒙蒙的老式窗户上透进来……我和那个蓬头发的大学生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吗？我的头发白了。

窗外，两个满身油渍的青年工人挟着饭盒，边走边争论着什么，他们抬起头；戴着方格红头巾的小姑娘啃了口热白薯，抬起头；水龙头边洗衣服的女人在围裙上擦擦手，抬起头。他们的目光包含着什么？也许，他们从来不去想车里坐的是谁，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吧？只有民警同志把绿灯统统打开，甚至还扬起雪白的手套。

市革委会门口，停着辆黑色的吉姆牌轿车。我从牌号上认

出了它的主人：这位现任的省委第二书记，在我担任省委宣传部长的時候只不过是我下属的处长，他的晋升是在我调任之后，据说是由于在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幽暗的门厅里，两个人正在交谈。

“……吴书记，阻力不小呵，咱这杠枪杆子出身的可有点儿玩不转，总有那么几块朽木你动弹不得……”这是王德发的山东口音。

我咳了一声，他们转过身来。

吴杰中伸出瘦棱棱的指头。“老林，你在背后搞突然袭击嘛。”

“那可没有好下场。”我说。

我们笑了起来，但每个人笑声不一样，显得很刺耳。

“吴书记来检查我们的工作。”王德发说。

“谈不上检查，路过这里看一看，这个季度生产情况怎么样？”吴杰中拉了拉披在肩上的黑呢大衣。

“不好。”我说。

难堪的沉默。王德发从口袋里掏出块大手绢，哧哧地擤着鼻子。

“张庄煤矿恢复生产了吗？”他问。“中央对这件事很重视。”

“冒顶后正在组织人抢修，但关键是事故的原因没有查清，这一点很重要，否则，类似的事故……”

“我看，不要因噎废食嘛。”吴杰中不满地摇摇头。“好啦，这个问题你们再研究一下，要尽快上马，全国都在看着这煤矿样板，主要是个影响问题……你们回去吧，不用送了。”

“那件事说定了？”王德发插了一句。

“噢，我看算了。”

“剧团的同志连行头都备齐了。”

“不过不要搞什么排场，大家聚一聚……”吴杰中瞥了我一眼。“老林也来吧？”

“不，我今天不大舒服。”

离开会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我走进办公室，在桌前坐下来。桌上的印台、笔架和镇书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让我安静一会儿吧，我累了。小时候，镇上东街的张瞎子摇摇头，说我一辈子操劳没好报。为这话，奶妈差点给他一巴掌。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踮起脚把下巴放在冰凉的枣木柜台上，望着那封在黑色膏药里的眼窝和那双颤巍巍的大骨节的手。他把竹签扔进筒里哗啦啦地摇着，口中念念有词。红嘴的金丝雀不耐烦地跳来跳去……

我抬起头，夕阳照在巨大的本市详图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线条、圆圈和符号渐渐模糊了，只有那座醒目的市委大楼悄悄立起来，俯瞰着全市。三楼东侧的窗户在夕阳中燃烧，象透镜的焦点聚起来……奇怪，只要我一坐在这张桌子后面，就变得有信心了。似乎只有这个时候，在这堆闪闪的文具之中，我才找到了自己的合法地位……

门推开了，小张无声无息地走进来。“林主任，有几封群众来信……”

“去交给信访组。”

“是信访组让转来的。”她神秘地笑了笑。

“放在这儿吧。”

信封重新封过，我用剪子一一拆开。其中大部分是附近县份的灾民写的（想起今年夏天的洪水，真让人不寒而栗），要求调查国家救灾资金的去向。救灾小组组长，是由王德发兼的。每次常委会上他总是要大谈各项救灾的具体数字，而他那件褪色军服上的汗碱从不洗掉，散发着恶臭，似乎能给人一种

呕心沥血的感觉。其中居然有这么封莫名其妙的信：“……请于每星期三、六晚上到人民东路75号捉奸。”这些人发疯了，居然把这样的信也转给我，简直是开玩笑！我把信锁进抽屉里，那里已经躺着一百来封，再多几封也算不了什么。

开会的时间到了。我走下楼，推开小卖部的门，苏玉梅正低头看书，一缕头发垂下来。

“来盒烟，”我说。

她抬起头的刹那间，目光很集中，显然刚才的专心是一种做作。“林主任？”她撩了撩头发，嫣然一笑。

“在看什么书？”

“《苦菜花》，真感动人。”

“有前门烟吗？”

“这什么都有。新到了一种高级奶糖，牌子挺好听，不来点儿？”

“什么牌子？”

她挑逗地眨眨眼睛。“纯洁，纯洁牌奶糖。”

[林媛媛]

“分配有消息吗？”小讯呷了口茶，问。

“咳，别提了，老师嚷着要照顾，闹得全校都知道了，可连个影儿都没有。再说，工作又有什么意思？”我靠在书柜上，把短得可怜的小辫拆开又编好。妈妈说，我一辈子也留不出大辫子来。哎，她去世快七年了，这辫子还是又短又秃，象条兔尾巴。

“嘿，我说谁来了呢。”不知什么时候，发发穿了件红色运动衫，懒洋洋地倚在门口，双臂交叠在胸前。“瞧媛媛，话音儿都变甜了。”